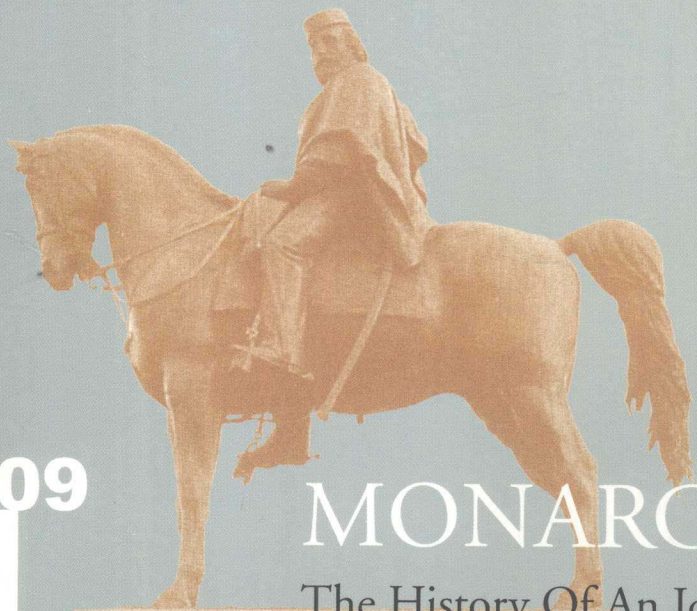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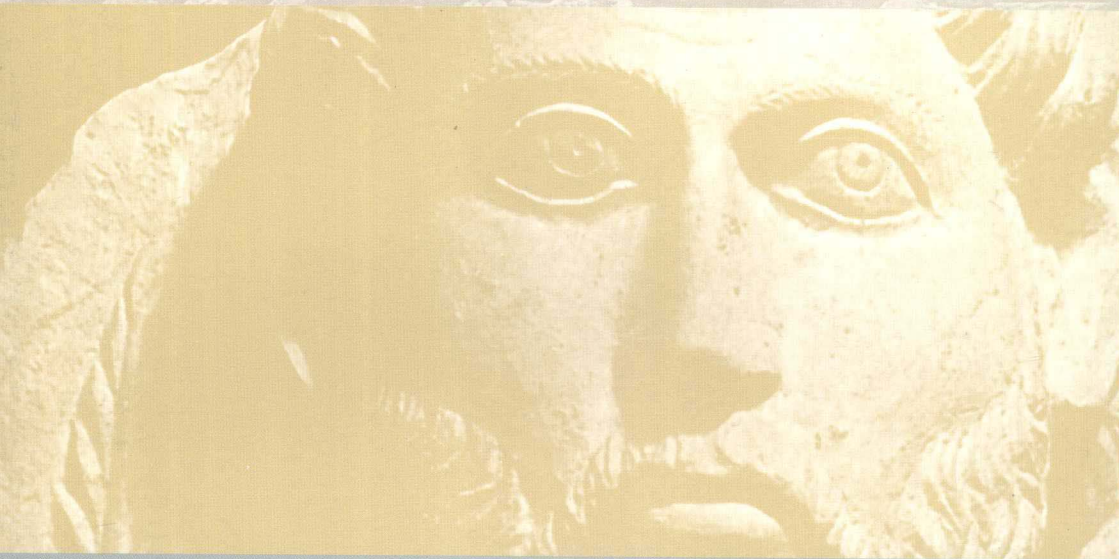


君主制的历史

[英] 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 著

荣予 方力维 译



09

新知
文库

MONARCHY:
The History Of An Idea

君主制的历史

[英] 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 著

荣予 方力维 译

D033.2
L1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主制的历史 / (美) 刘易斯著; 荣予, 方力维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12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2782-5

I. 君… II. ①刘…②荣…③方… III. 君主制—历史—
通俗读物 IV. D033.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5158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6-2658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4.5
字 数 179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6.00 元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

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序

进入 21 世纪，君主制国家已寥寥无几，目前仅存十余个，此外还有若干独立公国和阿拉伯的酋长国。一度几乎是唯一统治形式的君主制，如今却显得不合时宜，它所寄身的民主世界已经近乎弃绝了这一制度所代表的一切：世袭特权、至高无上的阶级地位、财富特权，以及君主的特殊性乃至神圣性。

君主制与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治理形式的共和制有着本质区别。作为一种理念，共和制有其自身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基础，即利用知识和理性来改变生活环境，而君主制则迎合了人类心理中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渴求得到权威庇护，而又盼望将这种权威托付给能够维护一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可靠之人。

1789 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喊出了由法国大革命催生的共和制精神。然而，在孕育出早期君主制的古代世界，这些基于人权和个体尊严的哲学理念是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承受的。在充满危险的远古时代，生存时刻受到威胁，世界充满了决心毁灭人类的愤怒神灵，此时，超强的体魄和智识、人格的力量等领导者所需要的品质的重要性要远胜于那些理念。

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领导者通常是那些似乎能够与控制日常生活的无形力量沟通并对其施加影响的人物。武士、祭司等拥有这种特殊

能力的人成为最初的君主，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能够亲近神圣力量，他们自己也笼罩上了某种像神一般的光环，而这距离“君神合一”的概念只有一步之遥。

在今天的日本、尼泊尔等传统型社会中，仍然保留着这种观念：日本的神道教和尼泊尔的印度教都允许皇室加入众神的行列。这在一神教国家是绝不可能的，譬如古代以色列的犹太人以及后来的欧洲基督教徒，他们绝不允许上帝以外的其他神明存在。《圣经》明确宣称，上帝是人们所需要的唯一权威。尽管以色列不顾上帝的反对拥立了国王，然而，由于他们有一位“忌邪的神”，犹太人从来没能使他们的君主与上帝完全融为一体。

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则是强调君权神授，即君主是上帝所委任的，只对上帝负责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君主与上帝直接相通，其中还存在着“中介人”，比如中世纪罗马的教皇和教廷。罗马教廷宣称欧洲的国王是他们的臣属，他们有权惩处国王的忤逆行为。曾有几位国王与教廷奋力抗争，其中的一位——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还引发了中世纪最大的丑闻：亨利二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发生齟齬，后者因此于1170年被谋杀。

直到文艺复兴于1450年左右兴起之后，欧洲的国王才有机会完全掌握自己的王国。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新知识(the “new learning”)、人本主义的发展等都颂扬人的自身能力，而教会内部的严重分裂则引发了叛逆性的新教改革运动，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王权对独立地位的诉求。最终，一种更为严厉的君主制形式——绝对君主制——诞生了：国王的话语就是法律，国王的意志不容置疑，国王本人被神化，其决定不容置喙。这一类君主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法王路易十四，他的名言“朕即国家”简单明了地表达了这种绝对统治背后的基本信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关于人权和个体尊严的思想产生了，而这些思想最终以一种极为暴力血

腥的方式摧毁了绝对君主制。

英格兰用自己的方式与君主划清权限关系，从而成功地逃过一劫。英格兰的国王和王后们从未按照“君权神授”的思想来实施统治，曾试图如此的斯图亚特王朝则为他们的鲁莽付出了惨重代价：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斩首；他的儿子查理二世在1660年问鼎王位前被流放达十一年之久；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于1688年被废黜并被驱逐出英格兰。

英国人经历过一个短暂的共和制时期——即查理一世死后昙花一现的共和国，之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既保留君主又让君主服从于议会控制的巧妙方法。君主立宪制于1689年首先在英格兰诞生；在这种制度下，君主拥有头衔但不实施统治。整整一百年后，反对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大革命爆发，由此催生了1848年横扫欧洲的自由起义。起义的雪球越滚越大，七十年之后，绝对君主制和神授君权在欧洲荡然无存。

随之而来的是共和制政府的全盛时期，这一体制到20世纪中叶已全面覆盖了中欧和东南欧。然而，君主制和王权并未像共和制理论所预言的那样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在君主立宪制下，君主制成为凝聚国民忠诚的象征，王室也转而成为社会领袖或引领慈善公益事业的名流人士，君主制从而战胜了重重险阻，成功迈进新千年。

目 录

1	序
1	第一章 古代君主政体
23	第二章 亚洲君主制
43	第三章 君主制与教会
62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制
79	第五章 绝对君主制与神授君权
100	第六章 1848, 革命之年
119	第七章 君主政体在英格兰
142	第八章 君主立宪制
163	第九章 君主制的废除
182	第十章 王室名流的世界
203	参考书目
206	索引

第一章

古代君主政体

人类并非生而平等，否则，就不会有国王、皇帝、贵族、领袖等 1
佼佼者。在当今这个平等主义的时代，这种言论并不时尚，然而，作
为人类生活第一驱动力的大自然却从未以平等为基石。人们的特征、
能力和个性来自基因，而基因的分配却近乎于博彩，因而，总有一些
人的禀赋要优于其他人。

现代社会里，人权是、或者理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但是，
虽然在法律与机遇面前或许人人平等，某些人却显然更善于利用机
遇，在这一事实面前，理论就与现实分道扬镳了。领袖人物天生具有
一种指挥若定的素质，足令平庸之辈服膺。人的天赋是一种神秘礼物，
是智力、遗传以及纯粹运气的结合，天才人物就更是凤毛麟角。

多少世纪以来，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到我们今天这个拥有太空探索
和先进科技的时代，自然的不平等一直造福于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
需要出类拔萃的人物，人们需要他们排难解困，救苦救难，鼓舞人心；
更需要他们在人类生死存亡关头寻找延续生命的方式。在人类早期社
会，为减轻大自然的破坏力——诸如火灾、火山、洪水或异常天象，仪
式、典礼、献祭和偶像崇拜都曾各显神通，然而，正是那些似乎有能

力控制肆虐的大自然的人脱颖而出。他们逐渐形成了个人权力的印记，并最终创立了君主政体。

- 2 许久以来，尤其在英国，君主制度受到人们的敬畏，仿佛充满魔力。王室是特殊的，近乎一个独特的种族：他们仍是人，也会如常人一般死去，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永生的。这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但它却是基于人类经验的。

在古代，巫医通过仪式化的舞蹈、奇特的姿势和灵丹妙药对本部落成员产生一种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有的指望他治愈疾患，有的期盼他能想出御敌之策。巫师似乎有能力呼风唤雨，还能在日全食时将月亮从太阳表面赶走。术士则能远距离诅咒或杀掉别人。今天，我们会说巫医拥有一些别人不甚了了的基本医学知识，巫师懂得如何观察天象并认识到日食只是暂时的现象，术士则对人类心理略有所知。但是，对于那些不了解这种魔术秘诀的人，这是十分慑人的能力——然而它也能给人以安慰。

这也是权力，而且是最重要的权力。不仅这些“魔术师”们因此上升到一个特别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家人也与有荣焉。随着时间流逝，魔术变成了家族事业和祖传秘诀。人们认为这种魔力代代相传，于是就出现了寡头政治。^①最初的“王位”继承人就是部落魔术的继承人，他们拥有向整个部落发号施令的知识和权利。他们的能力保证了其统治，而部落对他们的依赖性则保证了其传承。

或许在两万七千年前，甚至在更远古的时期，就已有巫师们开始施展魔力，此时，法国拉斯科、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和印度潘齐马利（Panchmarhi）的岩画家们已在描画他们猎捕的动物。这些史前艺术家们在半明半暗中，使用简陋的工具和原始的颜料，达到了高超的写

^① Nicolson，第13页。

实水平，整体布局和颜色运用的技巧也十分出色。这些岩画虽于19世纪后半叶被发现，而直到最近，才被人们认识到，它们并非仅仅是眼睛所看到的那么简单。

许多岩画描绘了动物被长矛刺穿的情景。有些画几乎类似X光扫描图，甚至描绘出了动物的内脏。在这些证据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史前岩画是一种乞灵法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3
提高狩猎的战果。岩画所处的岩洞深处，就像是庙宇或神庙，人们在此进行祈祷并举行相应的仪式。

很可能，主持这种仪式的就是巫师或巫医。这些岩洞充满了神秘莫测、阴森恐怖的气氛，是变魔术的绝佳舞台：小油灯（史前时期的照明工具）在黑暗中摇曳，阴影在岩壁上晃动，巫师的声音在洞穴和凹凸不平的岩壁间回荡。在这种情景下，岩画会带上如梦似幻的超现实色彩。随后，猎人们带着被仪式鼓舞的激情出去打猎。如果人们满载而归，他们的成功就很容易被归功于巫师和他的仪式——以及岩壁上的岩画。



就像法国拉斯科（Lascaux）岩洞中的这幅作品一样，史前岩画可能是祈求获得丰富猎物的信仰仪式的一部分。（古代艺术与建筑）

史前穴居时代以及岩画并非孤立现象，即便曾经是，也为时不长。那些收获颇丰的狩猎场所会吸引众多家族，人群聚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竞争，而竞争则必然带来战争。大部分早期战争是为了争夺食物和水源，或是由于邻近部落入侵而爆发的。在狩猎野兽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棍棒、斧头、弓箭等工具，将这些工具作为杀人武器易如反掌。狩猎中发展出的技巧——战略、战术、实施埋伏和发动突袭的胆量——在战场上同样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这种情况下，最富才干、最英勇无畏的武士自然会上升到指挥岗位上。他们本能地懂得如何及在哪里攻击敌人、如何防守自己的阵地，并能制定出作战计划、激励士气、赢得民心。他们如何知晓这些？他们的能力从何而来？人们不明就里，因而更加显示出他们的神秘莫测，而神秘感令他们的地位崇高无比。

战争与赢得战争对部落的存亡至关重要，因而武士将领不久就成为武士头领。在更大规模的部落群落中，他将成为最高头领，或是武士国王。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时期，史前时代的原始国王披上了巫师和巫医的外衣，甚至很可能就是这些人的后代。魔力与军事领导才能就这样融合于同一人之身，并焕发出强大的威力。^①

这种现象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某个人登上权力的顶峰。这种地位的上升对人类社会演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1890年首次出版的比较宗教学经典名著《金权杖》一书中，詹姆斯·弗雷泽爵士这样写道：

君主制的崛起似乎是人类脱离蒙昧状态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得到至高权力，便得以在短短一生中成就以往许多代人都不能实现的变革。而如果正如通常的情况，一个拥有超常智商和

^① Nicolson, 第14页。

能量的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机会。

即便一个暴君的胡作非为、专横任性，都可能打破，挣脱这种将人们牢牢地锁在蒙昧之中的锁链。而且，只要一个部落……服从于一个强大而坚决的意志，它就在邻近部落眼中变得令人生畏，走上扩张之路，而这在人类历史早期往往对社会、工业和智力发展极有益处。^①

然而，国王的崛起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发展，这种现象与宗教有关，与君主拥有凡人无法企及的神灵护佑的思想密切相关。由此出发，很容易将国王们视为神灵在人世上的代表，最终，国王自身就成为神灵。这种转变并非难事。古老的巫师和术士们被认为具有和神灵沟通的能力，他们因此成为现实的精英。神灵对且仅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人民传达神谕。

作为武士的国王们同样希望保持自身和家庭的显赫地位。成功来自成功者出众的天赋，但这种看法却很少符合偶像崇拜时代的思考逻辑。相反，当时的人们认为，最明显的解释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领导5人得到了神灵的直接引导。当国王和神甫或魔术师们的功能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就有了维持自身至高无上地位的双重动机。

最终，生活中最重要的要素全都被归于国王。首先，当早期狩猎、采集阶段的文明让位于农耕文明的时候，土地上的农作物产出变得极其重要，这个要素便被归于国王。其二，如果神灵以他们在尘世的代表——国王——的形式在场，那么祈祷会更加灵验，从而指导宗教仪式的权力也属于国王。此外，军队的领导权也被国王们垄断了，国王们还有权选择自己的继任者。继任者往往是前一任君主的儿子，他们

^① Frazer (*Lectures*), 第84—85页。

成为国王的前提是，遗传给了他们与先辈同样的能力与素质。所有君主制政体中最伟大的形式——王朝——通过这种方式建立与传承，与神灵崇拜如出一辙的君主崇拜也同样得到传承。因此，国王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力图让自己看上去有如天神。苏美尔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已知文明，这里的君主利用自称神圣来支撑自己的权力。他们说，他们的权力与生俱来，由神灵，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赐予。此外，他们还披上了已知神明的外衣，被人们当做地之神塔穆斯的化身，或是天空之女神易斯塔在尘世的代理人来崇拜。此后，到了公元前 23 世纪，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取得了辉煌的军事业绩，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个大帝国，在其统治末期，他宣称自己已成为神祇。

在古代世界，国王们的神圣地位在埃及表现得更为显著。神圣的法老王是埃及宗教的一部分，法老王被认为是冥神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的化身。法老王从冥神奥西里斯那里继承到了死后延续生命的能力。古埃及的文明以法老王为中心，将古老的巫师和术士的权力制度化。6 生于荷兰的埃及古物学家亨利·法兰克福博士认为：“埃及的国王是大自然的能量流入国家的渠道，是人类的奋斗取得成果的途径。”

即便在中王国（公元前 2080—前 1640 年）时期，当国王的概念发生变化之后，法老王们仍然保持着尊贵的地位：这时，人们认为，虽然法老本身不是神，但是他们受命于神灵，并向神灵负责。这就是君权神授观的由来。后来，这种思想一度在欧洲辉煌鼎盛，却也在欧洲遭遇到灭顶之灾。

不论自身即神祇还是受命于神，法老王们都拥有超乎凡人的神力，例如“阴灵”或活力。人们认为法老王会传布 maat（真理、正义）——正义、稳定与真理——维持季节轮回、使神圣的秩序永恒。他们是最初由冥神奥西里斯建立的自然与人类之间持续关系的源泉。法老王们用自己的神力规定了日出与日落之间太阳在天空中运行的路线，还决

定了尼罗河潮水的涨落。

神圣的法老王们的重要性无以复加，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比神灵更加法力无边。公元前 20 世纪，法老王阿蒙内海特一世的圣名为韦海姆—马苏尔，意即“不断重生之人”，他的话表现了法老无所不能的力量：“我制造燕麦。尼罗河的每次转弯都遵从我的意旨。在我的统治时代，没有人忍饥挨饿；因为我，人们在和平中生活。”

阿蒙内海特本是一个出身低贱的高官，一个篡位者，他在位时，仍需经受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在使用权力时也要面对竞争：公元前 1962 年，有人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宫廷阴谋”，他被自己的卫兵暗杀。然而，在古埃及，死亡并不是结束。人们认为，一位死去的法老王仍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民，并在死后行使权力，为人民造福。神性也是他的遗产：阿蒙内海特的儿子谢索斯特斯一世即位时自动继承了他父亲的神圣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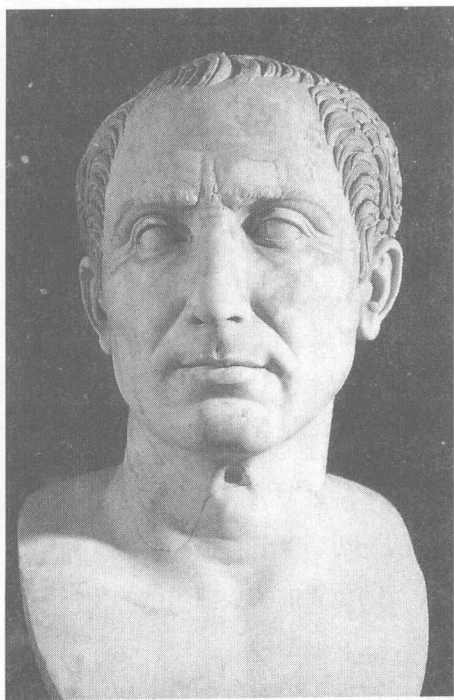
当然，人们将法老王视为神祇有赖于古代埃及众神的长期持续存在及其所受到的崇拜。公元前 14 世纪，当“阿顿虔诚的儿子”年轻的阿蒙霍特普四世（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埃赫那吞）决定改变古埃及宗教基础的时候，祭司们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原因就在于此。埃赫那吞废除了多神教，独尊太阳神阿顿（后称为阿顿—拉神），他保留了自己作为法老的神祇地位，将自己定位为介于阿顿和埃及人民之间的中间人。

这种做法极大地颠覆了古埃及人的精神生活。至高无上的创造之神阿蒙被废黜了；人们还被禁止继续崇拜冥神奥西里斯；神庙墙壁上埃及神祇的名字全部被抹去；先前的一切宗教节日也被废除。而修建在与日出时阳光首先射入的山谷平行的位置的特埃阿玛纳的主神庙与阿蒙神庙不同，仍是露天迎接阳光。

但是，即便神圣的法老王也无法改变人们对古老神祇的传统信仰与崇拜。普通埃及人拒绝改变自己的信仰。祭司们宣布埃赫那吞亵渎

神灵，他本人则是一个异教徒。埃赫那吞于公元前 1336 年死去后，被埋葬在一个简陋的小坟墓里。在他的继任者图坦卡门统治时期，阿蒙的祭司们重掌权位，所有埃赫那吞的名字和他的画像全部被损毁，他修建的所有纪念碑也都被推倒。此后，直到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崛起，埃及人才开始背离他们的古老信仰。在此之前，法老的神圣地位和无远弗届的权力都来源于古老的诸神。

此后很久，皇室，准确地说是帝王的神圣地位开始 in 古罗马出现。公元前 29 年之后不久，恺撒大帝的甥孙兼养子盖约·尤里·恺撒·屋大维安努斯攫取了权力：虽然他没有称帝，而是满足于“人民之父”和“第一公民”这种称号，但他最终以奥古斯都的名号取得了罗马第



尤里·恺撒，罗马的军事天才，首任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叔祖。（布里奇曼美术图书馆）

一个皇帝的地位。奥古斯都及其后几任继位者死后被尊为神。罗马为祭祀他们建立了专门的神庙。一般而言，罗马人对宗教十分宽容，渊源自罗马帝国各地的各种信仰都被允许在罗马存在。每种信仰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神庙，但是有一个条件：他们都必须承认罗马皇帝是神。唯一不遵从这一条件的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信仰耶和华，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确定这一基调的是尤里·恺撒，他于公元前 44 年被刺杀，在刺客们被逮捕并接受惩罚